

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Kuadu Novel Series



Love or
Career

爱情在左 事业在右

秋文

◎著



恍惚中的，一个人
与另一个人。在恍惚的灯火中
寻找。错过。照耀，像是
顺便的，又像是宿命的
爱还是不爱，好还是不好
生命与生命，怎么就
左，又匆匆向右
就彼此成为了爱情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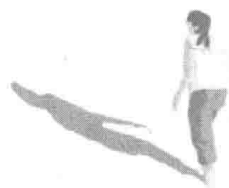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Kuadu Novel Series



Love or
Career

爱情在左 事业在右

秋文
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在左,事业在右 / 秋文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7. 1

(跨度长篇小说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8498 - 8

I. ①爱… II. ①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67327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卢祥秋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23 字数: 333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5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一、出师	1
二、盯梢	48
三、好事多磨	96
四、较量	128
五、柳暗花明	144
六、风云再起	201
七、棒打鸳鸯	234
八、花好月圆	297

一、出 师

早晨，银丝般的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如烟似雾，笼罩住 H 城，模糊了一切。

街道上，车水马龙，行人匆匆。上班族们好像前面有神灵牵着，后面有鬼魂推着向单位急赶。

一辆白色迷你款大众汽车在欧力文房地产公司门口戛然而停，车门徐徐打开，一条修长的玉腿馋人地慢慢伸出，接着，一位身材高挑的美女华丽登场。

她，长发飘飘；瓜子脸，象牙白；丹凤眼，黑白分明；小巧的鼻子高耸着，为妩媚的脸增添些高贵，下面，月牙儿似的小嘴向上翘起，透出一副不服气的样子。

这位美女一出现，立刻吸引了正赶往欧力文公司上班的男人们的眼球，他们眼睛里满是疑惑：这美女是谁？难道是新来的？但愿是！

这些男人的希望落空了，她叫王璐，金天建材有限公司销售部副主管，外号“冰玫瑰”。她今天之所以来欧力文公司，拿同事张小葱的话说：本座轻易不现身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

王璐来到欧力文公司门口，四下张望着，她在寻找自己的同事张小葱，昨天和她约好在这里碰头。

金天公司里，每个人都有外号，张小葱犹如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黄蓉，聪明、刁滑、任性，但是，外号一般取其歪邪之处，所以，公司人称她为“白骨精”，也有叫她“小辣椒”的。今天，她早已来了，正在玩手机，看见王璐，扬了一下五颜六色的小手，然后走了过来。

“败家的丫头，又换手机了？”王璐看着张小葱手里的手机问。

“嘻嘻，新出来的 6s！”

“被人咬了一口的苹果有什么好？哎，多少钱？”

“六千多。”

“男朋友的钱?”

“嘻嘻，那当然，要不，要他何用?”

“你这么任性，看你们结婚后怎么办?”

“这年头，玩的就是任性!”

王璐听了不作声，只是“嘻嘻”一笑，然后向欧力文公司走去。

张小葱紧追了上来，小声地说：“姐，你今天酷毙了，看那些男人望你的眼神，都要把你活生生地给吃了!”

“是吗?我怎么没发现。”王璐说着走向电梯。

电梯里，张小葱依然小鸟似的叽叽喳喳，她告诉王璐，昨晚做了一个梦。

“什么梦?肯定是春梦，你啊，我是知道的。”

“不是，我梦里抓了一条大鱼，周公解梦里说，梦见抓鱼，就是要发财，今天，我们肯定会一帆风顺，拿下这个欧力文公司的订单!”

“但愿是，要不，我们俩都会吃不了兜着走的，到时候，雷公有你好看的!”

雷公，指的是金天公司总经理金天雷。说话声大如雷，办事雷厉风行，背后，公司职员都叫他雷公。昨天，他命令王璐和张小葱此行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，否则后果自负。

“切，大不了没奖金!”张小葱满不在乎地说。

“奖金事小，拿下欧力文这个订单事大，这个，我可是在公司会议上保证过的，小葱，你可得支持我哟!”

“咱姐妹俩还说这个?我会尽我所有支持你的，只要不献身，什么都行。”

“死丫头!”王璐手指头轻轻戳了一下张小葱的额头，看了看电梯指示灯。

“拿下欧力文!”张小葱说着扬起巴掌。

“加油!”王璐说。二人轻轻一对掌，接着一阵“嘻嘻”地笑。

这样的任务、这样的场合还有笑，真是有鸡鸭的地方，屎多，有年轻女人的地方，笑多!

电梯在十三楼停下，王璐、张小葱挤挤眼，撇撇嘴，以排出那些轻薄之笑，然后一本正经地走出电梯。

此时，外面，淅淅沥沥的银丝细雨改为“啪啦啪啦”的黄豆大雨，花草树木被这雨砸得哆嗦着、呻吟着。

欧力文公司的前台是两个年轻的美女，一见到王璐和张小葱，脸上荡漾着的笑就是外面那灿烂的春花见了都自愧不如，她们热情地问王、张二人有何贵干。王璐说自己是金天公司的，说着恭敬地递出名片。前台接过去看了看，脸上的笑宛如池塘里的鱼，刚露头，瞬间便不见了踪影。

“是滨海路上的那个金天公司吗？”一个前台问。

“是，是。”王璐、张小葱抢着回答。

“对不起，我们公司领导很忙，没有时间接待你们，二位请便。”前台做着手势，下了逐客令。

局势风云突变，这让王璐、张小葱彻底蒙了。张小葱不甘心，上前一步，欲问个究竟。谁知道前台根本不给她张嘴的机会，冷冷地说：“二位请便。”

王璐、张小葱站在那里不知所措。两个前台不再理睬她们，自顾忙自己的了。

王璐、张小葱只得快快往外走，出了电梯，来到外面门廊，张小葱做了个鬼脸，学着前台的口吻，道：“领导很忙，二人请便，切！”

王璐听她学得惟妙惟肖，不禁“呵呵”苦笑，望着外面的雨景，道：“我们这些搞销售的，遇到这种情况不意外。”

“不意外？”张小葱的柳叶眼变成柳叶刀，望着王璐，似乎要把她望个对穿，“这还不意外？我张小葱出道这么多年，算是销售行业的老前辈了，大风大浪也见过，但是今天这样的，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下逐客令的可是第一次，厉害，厉害！”

王璐细想一下，觉得也是，不再说话。二人望着外面的风雨，留也不是，走也不是。

“唉，出师不利啊！昨晚我那梦白做了。”半天，张小葱小脚一跺，道。

“呵呵，不要泄气。”王璐说着走向旁边的椅子上坐下，张小葱屁颠屁颠地跟了过来也坐下。

“你这位销售行业的老前辈，还不知道我们搞销售人的特点？”王璐问。

“当然知道啦！我们的特点是：得有外交家的腿，演说家的嘴，政治家的脸皮，还得有蚂蚁搬家的毅力！”张小葱的小嘴流利地说着，两片涂了唇膏的嘴唇银片似的上下翻飞。

外面的雨还在下着，这雨很是老成，不紧不慢，不大不小，使得整个世界都迷茫了。

二人就这么无聊地欣赏着外面的雨景，心里似乎也在下着雨；滴滴答答，答答滴滴。

一会儿，张小葱再也按捺不住，站起，问：“王姐，怎么办？”

王璐看了看电梯，又望了望外面的雨帘，站了起来，道：“走，回去。”

二人怀揣潮湿的心回到公司办公室，同事老蒋见了，悄悄来到张小葱面前，道：“美女出马，一个顶俩，白骨精，怎么样？旗开得胜吧？”

“那是，咱是谁？倾国倾城的大美女！一出场，就把欧力文公司的那些臭男人都倾倒了。”

老蒋是金天公司的老员工，职位一直原地踏步走。自嘲曰：打酱油的。因而被张小葱等人起了外号：酱油蒋。酱油蒋老到得很，立即听出了破绽，道：“倾倒了臭男人，那么，欧力文公司那些女人呢？异性相吸，同性相斥的。”

张小葱一听，脑海里立即映出欧力文公司前台那两个女人来，心里骂道：“你个酱油蒋，简直是长了狗鼻子，这么灵敏！”

“那些女人嘛，只剩下嫉妒了。”张小葱嘴硬地说。

“鬼——才——相——信！”酱油蒋一字一板地说，然后转身离去。

“不信拉倒，破酱油蒋。”张小葱对着酱油蒋的后背说，眼睛向王璐的座位望去，那里，空无一人。

此时，王璐正在销售主管严三强的办公室，她把今天所受到的冷遇向他做了简要的汇报。严三强，真是人如其名，他什么都要强，对手下要求极其严格，简直到了苛刻的地步，所以张小葱他们背后送其外号“阎三王”（也有叫他“三阎王”的），还别说，他还真的对得起“鬼王”这个称号，他的鬼点子多得如天上的星星，出道这么多年，很少失手，因而得到金天雷的重用。

可能是鬼点子要用到大脑的缘故吧，严三强才四十多岁，便已谢顶，头顶裸露，如收割完毕的庄稼地，而周围呢？犹如田埂，上面稀稀疏疏地

残留着一些茅草。

听了王璐的叙述，严三强嘴里嘟囔着“哦，哦，这样呀，这个欧力文公司”，心里却道：“谁叫你逞能的！”

“严主管，这个项目前期工作是你和老蒋负责的，你们之前和他们接触得怎么样？”

“我们没有太接触，我们没有太接触。”严三强反复说，谢顶的亮光一闪一闪的，让王璐的眼睛也跟着闪烁。

“不是说快要成功了吗？”

“没有的事，没有的事。”

“那么，之前你们是和他们公司谁联系的？”

严三强略一思索，回答道：“采购科。”

“具体哪一个人？”

“我是和他们的梁副经理联系的。”严三强改口说。

王璐已经觉察出了严三强在和自己打太极，但没有戳破，站起来说道：“那好，明天我去找这个梁副经理。”

王璐出来，心里似吃了个苍蝇，怪罪严三强在这么个关键时刻还在玩自己的小九九。

大公司，就是这么个情况，里面的人事关系，就如蜘蛛精的老巢——盘丝洞一样错综复杂。

回到办公室，刚坐下，张小葱端着咖啡过来，问：“打探到什么有用的情报了没有？”

王璐双手抬起，轻轻向前慢送，做了个极不标准的太极推手。

“意料之中，意料之中！三阎王看管自己的情报，和看管他那宝贝女儿差不多，要想从他嘴里得到情报，嘿嘿，除非用辣椒水、老虎凳之类的刑具。”

王璐琢磨着小葱的比喻，倒真是恰当。花心男人喜欢玩人家的女人，不由反躬自照，害怕别的男人玩自家女人，所以对自己家的女人看管得相当严，严三强可不就是！她对着小葱跷起大拇指，道：“小葱，你应该去当心理学家。”

“我应该去当心理医生，好给三阎王看病，他这种人，对上，就是一条哈巴狗；对下，就是一条野狼，嗷呜！”张小葱龇牙咧嘴学着狼嘶。

王璐被逗笑，说心理医生也不错，但是，心理医生得精神病的也

不少。

张小葱翻着白眼珠，直直地看着王璐，道：“看我像不像得了精神病？”

“像，太像了。”说完，两人一阵笑，可是又不敢大笑，只好用手捂住嘴。

“哦，忘了，刚才严主管说他们以前和欧力文公司的梁副经理联系的。”

“假的，肯定是假的！”

“也不一定，反正死马当作活马医，明天，我们俩一道再过去，九点半，老地方见。”

“好嘞！”张小葱干脆地答道，小身子一旋，迈着猫步走了。

傍晚，下班的时间到了，张小葱麻利地收拾东西，这时候，严三强宛如鲁迅作品《孔乙己》中那些有钱人进咸亨酒店——手里拿着一沓资料慢腾腾地踱了进来。

张小葱一瞧，如老鼠见到老猫，伏身缩头，嘴里开始祈祷：“菩萨保佑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千万不要过来。”

也许是平时香烧少了，或许她根本就没有烧过香，小葱的祈祷菩萨听闻不问。严三强径直来到张小葱桌子前，把手里的资料放在桌子上，说：“小辣椒，今天晚上加班，把这些资料汇总，明天早晨给我。”

“主管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严三强斜睨着张小葱问。

“没……没什么？嘻嘻。”

严三强不再说话，轻轻转身，轻轻抬起脚。

张小葱对着他的后背，挤眉弄眼吐舌头外加张牙舞爪，只恨自己不会气功，否则，定会让他五脏六腑受伤！

谁知道严三强早已料到小葱有这招，身子突然 180 度旋转过来。

他动作快，张小葱反应更快。只见张小葱正“规规矩矩，老老实实，认认真真”地看着那份资料。

严主管扑了个空，但看到小葱那样，认为是自己的威严所致，心里冒出陈佩斯小品里的经典台词：“小样，和我斗，你还嫩了点，拜拜了你哪！”

见严主管真的离开了，张小葱双手指天，叫道：“苍天啊，你叫不叫人活了！”然后，身子一软，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，半天，小肩膀开始抖动，桌子下冒出：“我不活了，我不活了！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张小葱抬头一看，只见王璐站在身边望着自己盈盈地笑。

“王姐，我不活了，我活不了了！”

“什么能让我们的小可爱如此这般？只有一样，和男朋友约会。”

“今晚再约不成会，他就休了我，不，是我休了他，坚决！”

“这么可怜？这么严重！君子成人之美，你去吧，这个我来做。”王璐说着拿起桌子上的资料。

“真的？谢谢。”第二个谢字还没落地，人已经蹿出多远。

“做好，我放你办公桌上！”王璐冲着张小葱离去的方向喊，可是，人已经不见了。

王璐摇了摇头，怪不得说爱情似着了火呢。张小葱可不就是被爱情之火点着了，约会都火急火燎的。

偌大的办公室里只剩下王璐一人，她拿着那沓资料回到自己桌位上，坐下，呆呆发愣。刚才小葱的兴奋劲儿还在脑海里盘旋，想象中，她现在正和男朋友吃着烧烤逛着街。

可是自己……唉！

实际上，刚才帮张小葱的忙，王璐也有自己的考虑，她实在不愿意回家太早。

在这春天美好的时光里，寸阴寸金，如果一个女孩这么早回去宅着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那就是：她还没男朋友。

王璐可不就是这样！

这样的美女还没男朋友，难道天下的男人都瞎了眼吗？

当然不是，天下男人们的眼睛雪亮着呢！追求过王璐的帅哥可以组成一个加强排！

可是为什么她依然还是孤家寡人？这个说来话长，其中的难言之隐，只有王璐自己和上帝知道。

父母当然知道了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女儿这朵花，眼看着要凋谢，这可急坏了王妈、王爸。可是皇上不急太监急有何用？没办法，王妈、王爸只好背地里四处托人给女儿介绍男朋友，然后死缠活磨，死拽硬拉着女

儿去相亲。王璐根本没诚心，去相亲只是为了敷衍了事，结果可想而知。气得王妈、王爸整天唠叨不止。一次，王璐对父亲诉苦，要他劝劝母亲不要再唠叨了。

“看。”王璐把耳朵对着父亲说。

“看什么？”

“里面的茧子呀，都有水泥路面那么厚了！都是你们唠叨的。”

“这丫头，这丫头。”父亲傻笑着说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父亲王长丰是教师，好对付，可是母亲陈桂花就不一样了，依然如故地唠叨着，而且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。

“惹不起，咱躲得起！”王璐自嘲地说，今天之所以不愿意早回家，就是为了躲着母亲的唠叨。

一直忙到晚上十点钟，才忙好。出来，在街上随便买了点吃的，然后驱车回家。到了家门口，已经快十一点了，心想，这个时候，父母应该睡着了，于是轻轻开了门，再脱了高跟鞋，准备蹑手蹑脚溜进自己的房间，经过客厅，只见父母正端坐在沙发上，看样子正等她哩！

“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”父亲关心地问。

“加班。”

“哦。”父亲有些失望，作为父亲，矛盾得很啊！一方面希望女儿早点回来陪自己，另一方面，又希望她回来晚些——当然由男孩子陪着。

“璐璐，快过来。”母亲兴奋地喊道。

王璐一听，知道没好事，想尽快溜走，道：“妈，有事吗？没事，我去洗澡了。”说话的工夫，人已经到了自己房间门口。

“当然有事，快来，坐。”

王璐只好过来坐下。

“你欧阳阿姨给你介绍了对象，这个男的……”

王璐一听，一股羞辱感随即涌出，愤然道：“妈，你能不能不说这个！相亲，相亲，你们上次介绍的那个，就是癞蛤蟆都比他强百倍！”提起那次经历，心里一阵腻歪，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
“那是我们失误，失误。”父亲陪着不是说。

“这个都怪你陆阿姨不靠谱，以后再也不相信他了，这个可不一样了，他……”

“不去！”王璐斩钉截铁地截断母亲的话，再怪罪道，“你们整天瞎折

“折腾什么？我的事不要你们管！”

母亲一听，也不由得火冒三丈，大声喝问：“我们折腾，为了谁呀？不要我们管，有本事带一个回来呀！”

“反正我不去，要去，你去！”

“你……”母亲的手颤巍巍地指着女儿，脸上蹿起红——跳跃的火焰一般。

眼看家里一场战争要爆发，父亲这个老好人赶忙出来斡旋，道：“璐璐，你去洗澡。”说着一个劲儿对女儿挤眉弄眼。王璐站起来，冲进自己房间，“咣当”一声关上门，带起一阵强风，只把母亲火气扇得更旺，站了起来，欲追过去，被丈夫一把抱住。

陈桂花在丈夫怀里挣脱着，嚷嚷着，意思是王璐难道想在家待到老啊，诸如此类。

房间里，王璐躺在床上，母亲的唠叨穿门凿壁而来，她气恼地过去，开了音乐，再一头钻进被窝，那烦人的唠叨声终于消失了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雨停了，一轮春月从浩瀚的云海中生处，洒下一片清辉，这清辉和大都市的霓虹灯冲撞着，绞杀着。

春夜是不平静的，几只不知名的春虫躲在一隅，卿卿我我地谈着恋爱，又有几只为了争夺恋人而大打出手。王璐躺在床上，听着烦人的虫鸣，瞪大眼望着天花板。

难道她在生母亲的气？难道为自己至今没有男朋友而忧愁绝望？不是！和母亲的冲突就是这春天的毛毛雨，时间也不会久长。婚姻，靠的是缘分，王璐相信，她的白马王子正在某处等着自己，这个白马王子超过了某人一千倍、一万倍！

俗话说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。眼下，迫在眉睫的是公司订单的事。

现在看来，拿下欧力文公司的订单比预想中要困难得多。欧力文公司那两个前台毫不客气的逐客令，严三强那笑里藏刀的表情——浮现在脑海里，这让王璐觉得自己孤身一人处在黑夜的旷野中，看不到一丝光明，而四周的黑源源不断向自己压过来，压过来。

“干吗那么冲动呀？冲动是魔鬼。”王璐自责地想。现在，她后悔自己千不该万不该接这个任务。

这是怎么一回事？

事情还得从前天上午说起，公司会议室里，中层以上领导会议正在召

开。公司的业绩就悬挂在墙上的PPT上，一个箭头一路下滑，几欲探底。大家坐在那里一声不出，仿佛是在为那糟糕死了的业绩沉痛默哀。

大家知道，短暂的平静过后就是雷雨。果然，金天雷开始发威，一阵狂风暴雨，大家如风雨中的一棵小树——身子瑟瑟发抖，心呢？如汪洋中的一条小船。

接着，金天雷特别指出，强调了此诚危亡之秋也，要大家一起努力，渡过难关。

公司业绩不好，与销售部门有直接的关系。刚才，金天雷指着PPT，说公司的销售业绩逐月下滑，简直就是黄鼠狼下崽——一窝不如一窝！作为销售主管，这时候，严三强当然要表态。首先，强调了一下客观原因，说金融危机期间，各个公司都不能独善其身，多多少少都受到牵连，金天公司也一样，等等。

严三强的言下之意，那是司马昭之心——路人皆知，明显是在寻找借口为自己开脱责任。大家望着严三强的谢顶，佩服他真是聪明——聪明得绝顶。

最后，严三强表态说无论如何自己一定想办法，千方百计提高公司的销售量。

金天雷听了，本来阴沉的老驴脸并没有放晴，因为在他心目中，没有原因，只有结果，这也是商业公司普遍的准则。他问严三强，销售部门有什么具体计划没有。

严三强说正在想。

“光想有屁用！”金天雷拍着桌子吼道。

严三强低下头，老驴脸变成了猪肝脸。

“我问你，欧力文公司那个订单进展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有……有些进展，但……”

“但什么？”

“进……进展不大。”严三强吞吞吐吐地说，声音小得似蚊鸣蝇吟。

这是台面词语，哪里能瞒过金天雷这个老江湖？严三强说进展不大，那就是压根没有什么进展，金天雷不由恼怒，大声训斥道：“你就是吃干饭的？还阎三王呢，简直是饭桶一个！”

再看严三强，猪肝脸变成了雨后的天空——七彩弥漫，头低下去，低下去。

“欧力文公司的订单，就是我金天公司的救命稻草，那可是大客户，拿下它，三年不愁，所以务必一定给我拿下！”金天雷说着，把桌子敲得“当当”响。

不知怎么一回事，今天严三强并没有响应金天雷的号召，这可稀罕！以前，他都恨不得把胸脯拍得“咚咚”响来响应的。

“怎么了？”金天雷问。

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严三强欲言又止。

金天雷见他这样，吼道：“什么这个那个的！看样子，你根本拿不下这个项目，算了，从今天起，这个项目你就不要做了，我找其他人，哪个愿意？”说着眼睛瞟过大家，最后，落在王璐身上。

王璐一直躲在旁边不说话，金天雷的眼睛落在自己身上，她已经感觉到了，她是知道金天雷的秉性的——人粗而心细，他不会直接说这个项目由谁来做。他要那人自告奋勇地说！这样，无形中就增加了那人的压力。王璐心里明白，现在，如果自己不表态，肯定会引起金天雷的不快，会让他觉得自己不为公司分忧，没有担当。给他造成这样印象，以后就麻烦了。可是，如果现在自己站出来，肯定会得罪严三强。

思考了半天，王璐还是鼓起勇气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金总，既然欧力文公司这个订单对我们公司这么重要，如果没有其他更加合适的人选，那就让我来试一试吧。”

“好！好！好！”金天雷大声地夸赞，眼睛扫了一周再次落在王璐身上，声音震天响地说：“不是试一试，而是一定要拿下，拿下之后，奖金在原有基础上再加百分之五！”

“金总，我王璐不为那些奖金，一切为公司，明天，我就上门去做欧力文公司的工作。”

今天，严三强颜面扫地，这在本公司可是第一遭，不禁心里窝了一肚子火。现在听了王璐的话，心里骂道：“逞能！”转念一想，又有些释然，心里恶意地道：“这下有好戏看喽！”

散会后，王璐便来找严三强交接欧力文公司的事，可是找了半天，也没有找到，他的手机也关机了。

原来，严三强早就料到这一招，散会后，快速离开公司躲了起来。这样，王璐、张小葱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，第二天一早贸然来到欧力文公司，结果，造成今天的局面。俗话说：商场如战场，一点儿不假，既要攻

城略地，又要防范自己人在背后使绊子。

“什么人？我王璐又不是为了自己，大家不都是为了公司吗？你这样作祟，我偏偏做个你看看！”王璐心里发狠地说，严三强那镜子样的谢顶浮现，王璐伸出手，嘴里喊着“啪啪”扇了过去。扇过严三强后，心里慢慢平静下来，不知不觉中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醒来一看，已经是八点半了，天啊！一骨碌爬了起来，赶紧去洗脸刷牙。新牙刷只把口腔、牙龈捣鼓得深痛。

冲出家门，一路小跑着向停车位跑去，一个中年男人迎面而来，一边慢慢地低头走，嘴里一边不停地念叨着：“中了，中了。”王璐想躲开，可是要赶时间，只好迎面走了过去。

中年男人看到王璐，伸手拦住她的去路，神秘地四周看了看，声音小得似乎只有自己能听到，道：“王璐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中了五千万！”

“好，恭喜。”王璐甩给他这句话，绕开他，一溜烟跑了。

今天这样的一幕已经公开演绎N次了！

中年男人叫马天放，以前经商，发了点小财，就认为自己是中国的比尔·盖茨了。后来，被人骗了个精光，急于翻身，于是开始买彩票。越买越多，越买越穷，越穷越买，终于成迷，一次，自认为十拿九稳的一个号码，他买了十注，回到家里，那些百万、千万的钞票就在眼前晃动，半夜里，突然跃起，大喊：“我中了！我中了！”然后冲出门外，见人就问：“我中了五千万！”

大都市就是个大欲场，人人都在做着五颜六色的梦！只不过有的梦很美好，而有些梦却是凄惨无比，比如马天放之流。

上了车，心急火燎地往欧力文公司赶，无奈，第一个十字路口就是红灯，也许是开了这个恶头，以后，红灯是一个接着一个。

“可恶！”王璐望着红灯骂道，可是干着急，没办法，现在，她恨不得把自己的车子安上两个翅膀。心想张小葱肯定等急了，她可是个急性子，猴子似的，咦，奇怪了，这猴子丫头怎么没来电话催。

十点左右，终于赶到了欧力文公司门口，寻了半天，也没看到张小葱。“这丫头死到哪里去了？”王璐心里嘀咕着拿起手机。

正在拨号码，一辆红色MINI疾驰而来，王璐一眼认出那是张小葱的车。心里道：这丫头，我迟了，她居然比我更迟！

张小葱气喘吁吁跑过来，嘻嘻一笑，道：“王姐，等急了吧？”

王璐眼睛扫描仪似的把张小葱全身扫描一遍，道：“和男朋友黏糊到现在？你那男朋友有这么大的吸引力？”

“切，不是我黏他，而是他黏我，王姐，你不要搞错了！”张小葱的头扬了扬道，再做了 Pose，挤了挤媚眼，“就我小葱这样的白富美还……”

“猫春，骚！”王璐说着抬脚向欧力文公司走。

等电梯的工夫，王璐再次扫描张小葱。

张小葱被看得直发毛，扭了一下身子，道：“讨厌，老看人家干什么？”

“和男朋友睡到现在？”

“滚！我张小葱是那样随便的人吗？”

“那怎么来得这么迟？”

“早晨赶到公司，把你做的资料送给了三阎王，这不就迟了。”

王璐大悟，心里道：“怎么把这事忘了。”

电梯来了，二人走进电梯。

“王姐，今晚我请客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做的资料，得到三阎王的肯定了。”

“他可是不轻易夸赞人的。”

“非常时期，非常时期，自从上次被雷公 K 了之后，三阎王人变了很多。”

“那好，今晚，先到希尔顿吃大餐，再去宏达 K 歌，然后去深蓝做理疗。”王璐一连串报着今晚的项目。

张小葱紧紧捂住自己的包，小脸都吓得变色了，大叫道：“王姐，不带这样狠的，我可是个穷人，月光族。”

看着张小葱那样，王璐好笑，咬了一下嘴唇，抑制住笑，道：“刚才谁说自己白富美的？”然后走出电梯。

到了公众场合，张小葱再也没机会辩解了。

二人正儿八经地向欧力文公司走着，突然，王璐停止脚步，在张小葱耳边嘀咕了几下。张小葱“嗯嗯”点头答应。

到了欧力文公司前台，那两个接待员见还是昨天的那两位，冷眼以对。谁知道王璐、张小葱也根本没有让她们理睬的意思，径直向里走去。